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石榴红记

车盘旋在山顶上，下面就是看不见底的深渊。来的时候李更的老婆心急火燎地打来电话，说有一辆大巴让司机开到了山底。想起这些我就有点恐惧，目不转睛地盯着司机，见峰回路转，心里一紧张居然脱口而出：师傅，开慢点，我还没结婚呐！惹得一车人喜笑颜开。谢天谢地，一路平安。

出了安静的三峡，大巴车就一头扎进了热闹非凡的武汉。

人们常说：大武汉。没去过不知道到底有多大，这次去了，才知武汉的大是因为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区分散无序，独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城市，既然武汉有“三个城市”，就知道武汉有多大了。

别人出门喜欢看景点，我却不同，我喜欢在大街上乱逛，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东张西望，说是纯粹看街景，那就有点虚伪，其实主要是看美女。有年夏秋交替之际去了趟重庆，站在解放碑下，过江之鲫般的美女当时就把我雷晕了，同事一脸坏笑地说，你在这看美女吧，就不用去成都了。我想那哪成呀，成都的美女没准更多。几个小时后我又开始在成都的街头探头探脑了。还有一次去长沙，看了一天也没见着几个美女，吃饭时忍不住问当地那位年轻的导游：长沙的美女是不是都藏在闺中无人识。没想到他像受了刺激似的斩钉截铁地说：长沙的美女都去深圳、珠海了。听得我一头雾水，我猜他八成是被长沙的美女给甩了，正在气头上才说了那句不咸不淡的风凉话。

据说荆楚之地也是美女窝子，下了山之后，我就猫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说一句话，开始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以便应对美女的突然袭击。但是没想到，大巴竟然径直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叫石榴红的村里。别人不知道心情怎样，反正我是一点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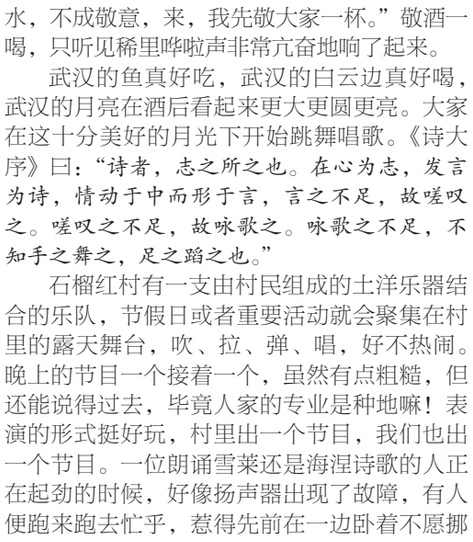
将就着参观一下这个叫石榴红的村子吧！

石榴红村在汉江的旁边，看上去的确很美。有黛瓦粉壁的房屋，尽显楚韵徽派的古朴祥和；有叶绿花红的蔬果，蕴含清润迷人的绰约风姿；有碧波荡漾的汉水，蜿蜒流淌着万家灯火。村里居然还有一家准三星的酒店，富丽堂皇外加金碧辉煌，看来晚上我们一行就在这里吃住了。果不其然，来到了二楼，大家相互握手、寒暄、发名片。其间，酒菜上席了，主人慷慨陈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薄备酒水，不成敬意，来，我先敬大家一杯。”敬酒一喝，只听见稀里哗啦声非常亢奋地响了起来。

武汉的鱼真好吃，武汉的白云边真好喝，武汉的月亮在酒后看起来更大更圆更亮。大家在这十分美好的月光下开始跳舞唱歌。《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石榴红村有一支由村民组成的土洋乐器结合的乐队，节假日或者重要活动就会聚集在村里的露天舞台，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晚上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有点粗糙，但还能说得过去，毕竟人家的专业是种地嘛！表演的形式挺好玩，村里出一个节目，我们也出一个节目。一位朗诵雪莱还是海涅诗歌的人正在起劲的时候，好像扬声器出现了故障，有人便跑来跑去忙乎，惹得先前在一边卧着不愿挪窝的一只狗，以为发生了敌情慌忙跑上前去，结果它在人群中转了几圈，没发现可疑的人，便悻悻然走了出来，回来的路上顺便叉开前腿美美地伸了一个忘乎所以的懒腰，嘴巴也咂摸了一下，那意思似乎是：哼，让我虚惊了一场，原来都是自己人。

这个时候，那轮透明的月亮已经高高挂在了我们的头顶上，远处的夜色显得异常寂静，透过两岸茂密的树林，我看见汉江的对岸灯火辉煌，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唱着卡拉OK，把霓虹灯也震得一明一暗，旋转不停。仿佛身不由己似的，我也抬头张嘴伸了一个忘乎所以的懒腰，忽然就看见了头顶上那一抹最后的月光，白得像姜花一样。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信笔扬尘

喂鱼记

邹贤中

撕下一小片面包，只有小指甲般大小，随手向水面抛出。面包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随着力道的衰减坠入水面。面包的香，吸引了鱼儿，它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张着嘴，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只想抢得一口美食。

鱼，是深圳常见的罗非鱼，身子侧扁、背高体厚，呈长椭圆形。鱼，有大有小，大的三五斤，小的一指长。它们像一柄柄深褐色的水下利剑，朝面包快速靠拢，过快的速度加上瞬间聚集的拥挤，鱼头频频相撞，“砰砰”“砰砰”，铮然有声。

抢食的选手中，小鱼更具优势，它们个子小，将灵活机动发挥到极致。食物距离较远时，它会突然窜起，在水面划出一道弧线，后发先至，将食物准确地抢入嘴中，然后消失，去享受美食了。

面包只有一块，能抢到这口“彩头”的，终究只有一尾幸运儿。其他鱼不愿离去，它们晃着背缘稍凹、两侧略扁的头在水面游弋，一对位于头部两侧偏上方闪耀着金色光泽的眼睛打量着一切，期待着面包再次降临。

投喂者是不会让鱼儿失望的，在它们即将离去时，又抛出一小片面包。热闹的场面再次出现，“砰砰”的碰撞之声不绝于耳。鱼儿在水面搅起了无数朵洁白的水花，每一朵都以鱼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涟漪相撞，转瞬即逝。

头骨剧烈相撞，鱼会痛吗？身体会受伤吗？它们会责怪投喂者太过小气，太过狡猾吗？我不是鱼，我不知道。

抢食的鱼儿中，有几尾锦鲤特别显眼。它们体积庞大，有七八斤重的样子，是塘里的巨无霸。庞大的身躯反显笨拙，抢食时毫无优势。我抛了无数次面包，它们一口都没吃到。锦鲤摇晃着嘴边的两对胡须，挺着圆滚滚的纺锤形身子，在水面徘徊。我实在不忍心见它们失望，有意将面包投到它们面前。如此照顾，锦鲤抢到面包的机会依然微乎其微，食物总是被小罗非鱼以意想不到的角度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虎口夺食”。

用虎口夺食似乎是不准确的，锦鲤不会暴怒到找罗非鱼算账。罗非鱼也毫无顾忌，即便锦鲤想“寻仇”，它也能凭足够的速度逃之夭夭。

面包一片一片地抛入塘里，这样热闹的场景生生不息。

我的好奇心起来了，在岸边摘了一片鱼腥草叶子，轻轻抛入水中。罗非鱼迅速聚集，才逼近叶片，它们又迅速离去。我起初疑惑，难道这些鱼天天被人投喂，早已习惯了精食，对草类不感兴趣？后来才知道，是鱼腥草的特殊气味，让罗非鱼主动回避。

投喂的人，远不止我一人。鱼，一群群，在欢腾。眼前是一片热闹的世界。

尘世间的我们，何尝不是一尾尾这样的鱼？



乡村秋景 汤青 摄

人间小景

偶遇书报亭摊主

华明玥

与朋友夜谈归来，向公交站台走去的中途，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贴近一所大专院校的门口，矗立着灯火明亮的书报亭，它张开墨绿色的雨棚，在牛毛细雨下就像一只张开翅翼的大鸟，正在迎接归人。我远远望见其向外打开的铁门上，用磁吸铁条卡着几十本杂志，正有我爱读的，于是加快脚步赶去。

书报亭摊主从里面走出来，帮我把刚买的一份杂志和一份报纸用袋子装好，感叹：“有你这样的读者，真好。”我这才发现，他50多岁，走路微跛，显然是一条腿使不上力气。他敏锐地觉察到我的眼神中颇有不忍，就爽朗地笑着说：“小时候在农村，得了小儿麻痹症，耽误了治疗，才变成这样。社区照顾我，把位置最好的书报亭给了我，社区又去做了旁边这所大学的工作，让他们接出水电给我用，我每月付30元水电费就可以啦！加上搞多种经营，每月也可挣得两三千贴补家用，不用风吹日晒，我已经很知足了。”

书报亭摊主文气十足，介绍起最近两年改版创新的杂志来，头头是道。他的小亭子除了出售书报，还出售年轻人喜爱的饮料、文创产品、明信片和盲盒，光是盲盒，就有潮玩、文具、卡牌等不同的品种，甚至还有一种“考古盲盒”，是把摆件、饰品等埋在“土块”里，需要购买的人自己动手挖掘。摊主眼光独到，他发现这所大专院校读理工科的孩子多，不少男孩痴迷舰船与航空知识，因此还特地连带售卖舰船与飞机模型。不过，说一千道一万，有一点摊主一直在坚持：“《参考消息》《南方周末》，还有本地的日报和晚报，我是一定要卖的。如果只是热衷于售卖煮玉米和茶叶蛋，那还叫什么书报亭呢？我20年如一日守在这里，就是想多培养几位有品位的读者。”

说到这里，摊主露出肃穆又庄重的神情。是的，他也是坚守“阵地”的人，书报滋养了他，令他年过半百而无一丝油腻之气，他也希望文字的启迪，可以滋养更多的人。

小说世情

画钟馗

彭雨生

在盈水村的大路边上，有一条自南往北的大河，河水悠悠地流淌。河流右边坐落着一户人家，主人姓吴，七十多岁，村里人都称呼他为吴老爷子。

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做过盈水生产队的队长，还在粮油站做过几年。退下来后，除了下棋，就是钓鱼。时间长了，感觉没味，就想起来年轻时跟人学过画钟馗的手艺，打算重新画一画。

他的师傅是一位外来的手艺人。那手艺人借住在他家，有个绝活，能画钟馗，他画的满脸黑胡子的钟馗，手里擒着小鬼，惟妙惟肖。那时候吴老爷子还年轻，叫小吴。小吴央求手艺人教他，手艺人看了看小吴，笑着说：“你我也是有缘人，就把绝活教给你吧！”小吴念过书，加上天资聪慧，学起来快，很快就能单独画出一幅有模有样的钟馗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吴老爷子。现在重新拿起画笔，竟然一点没生疏。他在桌上摊一匹三尺长的白布，先勾人物轮廓，再一笔一笔描摹。钟馗的眼睛一般最后上色——用吴老爷子的话讲，钟馗捉鬼，其神在眼，硕大的白眼球上点一个黑瞳孔，手里总擒着一个失魂落魄的小鬼。这样的画，莫说鬼，就是心术不正的活人见了都怕。

这画有啥用？盈水村里人自有说法。谁家有人身上沾了坏东西，胡言乱语、痴笑疯癫，怎么看病都看不好，就到吴老爷子家求一幅钟馗捉鬼的画。画往病人卧室墙上一挂，主家说，不过三天，人就渐渐安生了。村东头的秀兰，有一回在鸡窝里掏鸡蛋，突然听见几声尖叫，一看是狐狸，赶紧关上鸡窝门，抄起棍子在里面死劲挥舞。第二天起，秀兰就犯了癫，自称王母娘娘下凡，还要打她男人的嘴巴，家里几个男人都架不住她。送去医院治了一周没看好，人都奄奄一息了，家人只好把她拉回了家。这时家里人想到吴老爷子的钟馗画，去买了一幅挂在墙上。秀兰家人说，过了两天，秀兰就正常了，下床干活，跟没事人一样，连自己疯癫这回事都忘得干干净净。这下，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都说吴老爷子的画真是一绝。

这天又有人急匆匆过来，请吴老爷子给他家画钟馗。吴老爷子一看，是二狗子他爹。二狗子他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吴老爷子，一定要救救犯了邪的二狗子。二狗子这人是出了名的刁头，平时在村里为非作歹，天不怕地不怕，还偷偷做了一把猎枪，打黄鼠狼，一年能逮几十只。有人劝他别捉了，会犯邪的，他偏不听。没想到后来犯了病，在家里发狂自残，手指都被自己砍掉两根。有回吴老爷子撞见二狗子提着一只打死的黄鼠狼在路上走，好心劝了一句，没想二狗子破口大骂，说吴老爷子画钟馗就是骗人的把戏。二狗子他爹本来没脸求吴老爷子，可眼看二狗子病入膏肓，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门。吴老爷子躺在床上，闭着眼，死活不下床。二狗子他爹“扑通”一声跪下来。吴老爷子这才下床，让他爹保证：日后二狗子病好了，不许再打猎，不许再随便欺负村里人。二狗子他爹连忙磕头答应，拍着胸口保证严加管教，吴老爷子这才提笔给二狗子画了一幅。画拿回家挂上之后，二狗子家人说，病渐渐好了。后来二狗子果然改邪归正，主动把猎枪上交了，踏踏实实开拖拉机，靠力气挣钱过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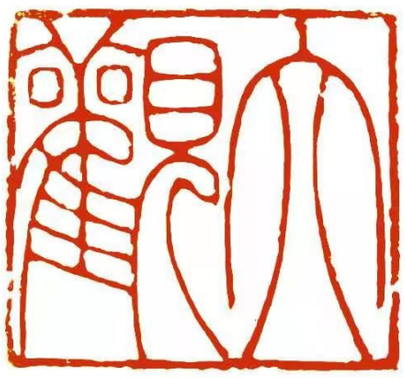
那时候吴老爷子画一幅钟馗，一般收两块钱；碰到没钱的、又急需救命的，就免费画一幅。可有人说：“您这样每次画半天才收两块钱，收得太便宜了。你看村头理发的都从一块涨到五块了。”吴老爷子一想也对：这村里就他一个人会画钟馗，物以稀为贵，还能救人，收个二十也值。

没承想，过了一段时间，吴老爷子自己身上也沾了坏东西，说话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一直不好，很快就病倒了。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大夫给他挂了一周的水，还是不见好，大夫也没辙了，家里人只好又把他带回家。村里被他救过的人都跑来看他，秀兰一家、二狗子父子俩都来了，可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办。二狗子他爹说：“该不会是吴老爷子也犯了邪？要不给他卧室墙上也挂一幅钟馗。”说完就跑回家，把自家那幅钟馗拿来，挂到了吴老爷子卧室墙上。不知是吴老爷子命大，还是那钟馗真显了灵，过了几天，病恹恹的吴老爷子竟然坐了起来，说话也正常了，跟个没事人一样。

吴老爷子画钟馗，自己身上也沾了坏东西，旁人不解，可他心里明镜似的。

后来，吴老爷子给人画钟馗不再收费了，还教了几个徒弟，也不收学费。他总对徒弟们说：“记住，画钟馗，画的不是神通，是一口气，一口人间正气。心里要是藏着算计，这画就没了魂，镇不住邪，也救不了人。”

再后来，盈水村鲜少有人再犯邪了。村边那条大河，河水清澈，悠悠地流淌。



风雅颂

滚烫的土地

刘承亮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叫非洲
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
我有过很多次梦想，遥望非洲

我来了
这是一片热情的土地
被阳光烘得发红的土地
地下藏着金，天上挂着彩虹
黑色的皮肤，闪亮的眼睛
用天籁之音，欢迎着我们

我来了
踩在这滚烫的土地上
每一步，像是踩在心跳里
鼓声从远方传来
不是从音箱里
而是发自大地的胸口

一群斑马像风一样呼啸而过
蹄声震得大地轻轻颤动
大象踏着夕阳缓缓走过
每一步都是大地盖下的印章
长颈鹿在合欢树下扬起长脖子
拨开树叶，将阳光洒向大地
漾起金色的光芒

天空从橘红漫成深紫
星星一颗一颗蹦着出来
亮得让人想哭
美得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总是在地图上
对着这块土地发呆
为什么常在梦里
看见红土，听见鼓声
原来我们，心跳同频
这里不是远方
是我们兄弟的家

在秋天（外一首）

朱俊春

月光暗下来
你用篝火和竹笛
催开秋天的野菊
这是一个没有泪水的季节
所有的花朵
只能在夜间开放
所有的果实
只会在夜间安放

你在漆黑的夜晚
唱着一首绝望的歌
就像孤雁的哀鸣
随秋风盘旋
没有人能拯救你

秋蝉的聒噪声中
荒野昏昏欲睡
那些泅渡的灵魂
失去了家的方向

现在，阳光露出来了
静静地照在明亮的河床
也照着寂寞的村庄
起起伏伏的山坡
枫叶比篝火更鲜艳
而你，还在昨晚的梦里
等待蛊惑人心的江南

望仙谷

这里的山
曾被铁器剖开筋骨
裸露的矿疤
是大地沉默的伤痕
我们借山石的厚重
堆砌短暂的繁荣

我们开始补救，与自然和解
缝合崖壁的旧伤
疏通淤堵的溪流
在废弃的荒芜之上垒起悬空仙境
万家灯火重新落回山谷
人间烟火漫过层层山岗

我们修复山河
也修复迷惘
当废弃矿坑涅槃成景
当绿水青山唤醒富民生机
一隅盛景，点亮一方乡土

崖壁裂痕犹在
人与自然的搏弈未止
但荒谷新生，是一束微光
是残破之后
不肯熄灭的倔强